

百年文史写真书系



蒋介石与各派系军阀争斗内幕

机诈权变



蒋介石与各派系军阀争斗内幕

机诈权变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机诈权变：蒋介石与各派系军阀争斗内幕/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. —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01.1
ISBN 7-5034-1113-9

I. 机… II. 全… III. ①蒋介石-生平事迹②军阀-中国-史料 IV. K82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3452 号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社 址：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印 刷：北京市世界知识印刷厂
经 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
印 张：11.375 字数：292 千字
印 数：3001—5000 册
版 次：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：2001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定 价：1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，工厂负责退换。

出版说明

20世纪去了，21世纪来了。过去的世纪需要回顾，需要温习，新来的世纪应当展望，应当奋进。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展望，温习是为了进一步奋进。为了回顾，回顾上一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沧桑巨变；为了温习，温习上一世纪中国先贤们的奋斗历程，我们选编了这套《百年文史写真书系》丛书。

这套丛书共分8册。分别是《硝烟弹痕》、《漩涡沉浮》、《机诈权变》、《淘金旧梦》、《文坛档案》、《学林碎影》、《丹青风骨》、《慈父遗爱》。书中的所有文章均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，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《文史资料选辑》和各种专辑史料中选出，这里有军事、政治、经济，有文化、科学、艺术，所有文章都是历史当事者和见证人的回忆。这些回忆具有“亲历、亲见、亲闻”的特点，构成了20世纪活的历史。

编者

2001年1月

目 录

- 1 阎锡山发动反蒋中原大战概述 周 珉
- 21 蒋汪矛盾的一个侧面
——我参加国民党改组派活动的回忆
..... 牟龙光
- 44 宁粤分裂及合作亲历记 陈铭枢
- 79 “非常会议”反蒋前后 周一志
- 95 关于“非常会议”和“宁粤合作” 孟 曦
- 105 蒋介石是怎样搞垮贵州军阀
王家烈的? 熊绍韩
- 114 川康整军会议的形形色色 甘绩丕
- 119 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 邓汉祥
- 137 蒋介石派张群图川的经过 邓汉祥
- 154 蒋介石两次派我入川及刘湘任“四川
剿匪总司令”的内幕 曾扩情



机
诈
权
变

- 164 一九三五年参谋团入川前后 吴晋航
- 174 蒋介石派我回西康的前后 张练庵
- 202 蒋介石假证藏以图康的经过 伍培英
- 216 两广反蒋“六一”事变 刘 斐
- 247 蒋介石企图利用我倒陈济棠的一幕 林 虎
- 252 关于韩复榘统治山东和被蒋介石捕杀的
 的见闻 王一民
- 272 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 杜聿明
- 292 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 黄绍竑
- 336 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和白崇禧
 的倾轧 宋希濂
- 354 蒋介石准备暗杀李宗仁的阴谋 沈 醉

阎锡山发动反蒋中原大战概述

周 玳

阎锡山发动反蒋中原大战概述

发动战争的原因

1928年北伐军事结束后，阎锡山即拥有晋、冀、察、绥四省及平、津两市地盘。阎以平、津两市为华北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中心，又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兼任了平津卫戍总司令。他在这个新的形势和有利的条件下，政治野心有了很大的滋长。首先向蒋介石提出要求，将平、津全部税收作为平津卫戍区军政各费的开支，借以扩张自己的势力。阎在这一时期，常常对他的高级将领和幕僚（包括我在内）纵谈国家大事，他说：“蒋介石虽占据江南，但他的内部很不稳固。如汪精卫、胡汉民等恨蒋的人很多，李宗仁、白崇禧更是恨他。”又说：“袁世凯是最厉害不过的，我都应付过去了；蒋介石不如袁世凯多了。”他还说：“汉阳兵工厂只能制造轻武器，我们还能制造炮兵等用的重武器。”我们听了阎的这些话，都意识到，阎在这时，已经是野心勃勃，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打算了。

蒋介石在北平小汤山召集各集团军总司令会议的时候，冯玉祥在会上主张各总司令都应到“中央”供职。开完会，冯先回河南即转南京，不久蒋亦返南京。阎锡山则在去南京中途打电报给蒋介石说：因父亲患

急病，故中途折回，俟父病稍好即去南京。当时我问阎“这是什么意思。”阎说：“到南京开编遣会议，我若顺着冯、李（李宗仁）说话，必取怨于蒋，会也开不成，我却得罪了蒋；若顺着蒋说，必取怨于冯、李。甚至两面不讨好。等他们闹成分裂之局的时候我再去，那时双方都需要我，那就好了。”不久，阎又打电报给蒋，说父亲的病虽然好了，自己又已病倒，还是不能赴京。他为了遮掩外人耳目，并搬到太原曲微山去休养。这时阎曾和我说：“蒋介石这人器量狭小，排除异己，遇事操之过急，终不能成大事。”他一直迁延到12月中旬才去南京就国民政府委员并参加编遣会议。我那时任阎的总参议也随阎同行。

在阎到南京之前，蒋、冯、李等对编遣问题已经进行了多次的非正式会议。因冯、李与蒋的意见有很大距离，双方已成僵局；而阎则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在蒋的心目中，希望阎帮助他开成这个会议；在冯、李的心目中，都希望阎同心合力反对蒋介石借编遣会议以削弱各集团军的办法。阎在这时便大施其两面派的手法，向双方讨好，但实际上他是倾向于蒋介石方面的。有一天，他很得意地对我说：“咱们迟来的办法是作对了。这回蒋介石单独找我商讨了好几次，征求我的意见，并研究如何才能把会开好。我表示极力拥护这个会议，劝蒋不要操之过急，还答应劝冯、李不要坚持己见，蒋很满意。”阎接着又说：“冯、李也和我谈过好几次，叫我也反对这个会议。我说这不是好办法，若是目前操之过急，弄成僵局，于我们也很不利，还是徐图良策为是。冯、李也深以为然。”

阎这次在南京的活动，是利用冯、李与蒋之间的矛盾向蒋介石讨好，因此深深得罪了冯玉祥。事后，为了对冯提高警惕，所以在他北返的时候，不敢坐火车经过山东和河南（山东、河南均是冯的地盘），密令梁巨川（阎的行营主任）在沪包雇一只轮船，阎即化装乘火车到沪，经海道在天津登岸，返回太原。连赵戴文和我都不知道他是这样走的。

在他走后的第二天，我才和阎的随员乘坐为阎备好的专车北返。

第一次编遣会议以后，不久便发生了蒋、李之战和蒋、冯之战，都是蒋占了上风。1929年8月，蒋又在南京召开第二次编遣会议，叫作编遣实施会议。我以第三编遣区主任的资格出席这次会议。在会议闭幕的那一天，蒋介石约我吃晚饭，在闲谈间他问我：“你对冯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我很恨他。”蒋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我说去年北伐时，我们和冯并肩作战。在方顺桥我们正在与敌军激战，冯忽然密令他的部队撤至石家庄^①，大有把阎搞垮而独占华北之意，其用心是十分恶毒的，所以我恨透了他。”蒋说：“这人向来如此，实在要不得。”从这几句话，我已看出蒋介石去冯的决心。

自从韩复榘、石友三叛冯投蒋，西北军内部发生分化以后，蒋迫冯离开军队。当时阎对蒋表示愿作调人，并劝冯出国游历，以息争端。蒋当然同意。阎即电冯请其到运城面商一切，经冯同意，阎遂亲赴运城将冯迎至太原。他们见面之后，阎即请冯移驻于五台县之建安村，并派了一营多卫队将冯软禁起来。冯到了山西之后，阎即假惺惺地电请蒋介石准其偕同冯玉祥一道出洋考察，并声明在出国前须检查身体，随即赴北

^① 当1928年5月北伐时，阎、冯在石家庄会议决定：冯担任平汉铁路以东地区，阎担任铁路以西地区，并肩北进。阎军打到离保定不远的方顺桥车站附近，战事进入紧张阶段。阎军因猛烈进攻，伤亡惨重。阎的总部设在东长寿车站，在这几天中，阎把卫队旅和宪兵营都加入前线作战。到了第十五天的晚上，徐永昌要我找冯军的前敌总指挥韩复榘，要求他向前推进，牵制敌人，以解救阎军的危急。我连夜去找韩，韩满口答应照办。我还留下一个参谋与韩联系。不料我回来后当晚5点钟的时候，留在韩处的参谋满头大汗地跑回来说：“韩部已全数撤向石家庄去了。”奉军看到这种情况，立即用骑兵向阎军右侧背猛攻，阎军情况危急万分。我见此情形，即以电话告阎：冯部撤返，东长寿车站十分危险，请阎速回石家庄坐镇，并注意防范冯军由石家庄偷袭太原。阎说，冯不会的。随即将总部撤回石家庄。第二天早晨阎令我到石家庄一商，当我正在和阎商讨如何对付奉军之际，白崇禧所率桂军开到石家庄，即请他速开前线协同阎军把奉军打退。阎军始转危为安。

平住于德国医院。实际上这是阎对蒋的一种要挟手段。蒋得阎电，大为惊异，偕吴稚晖、陈绍宽亲到北平，挽留阎锡山继续负责，令冯一人出洋。阎在蒋的当面慰留之下，也就打消了出洋的意思。

当时，蒋介石不仅害怕阎、冯合作，更害怕张学良和阎、冯连成一气。为了实现他各个击破、消灭异己的阴谋，蒋和阎见面之后，又密召张学良到北平。张到平行踪甚密，与蒋会面之后即匆匆返回沈阳。蒋介石这种做法，使阎大动肝火，曾对其左右说：“蒋介石与张学良见面，不知干了些什么？他们行动诡秘，不叫我知道，其中必无好意。看样子，蒋是要来对付我们了。”

前面说过，阎自从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后，即将平、津两市税款留用。1929年11月，宋子文到北平，要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，阎答应了这样办，就把平津税收机关的晋方人员全部撤出，同时向宋提出平津卫戍部队的饷项由财政部拨发。宋子文也答应了照办，可是实行了一个月就停止拨付了。阎至此始知受骗。他便借口北伐时期山西省银行曾垫付3000万元作为军费，申请发行省公债3000万元以资弥补，但蒋不准发行。阎为这两件事对蒋恨极了。有一天他怒气冲冲地把桌子一拍说：“我后悔北伐时垫此巨款，这件事咱们做错了。现在蒋要用经济手段把咱们困死。咱们没有错，他不敢用兵来打咱们，只有在经济上来困死咱们。”阎是最注重在经济上打算盘的人，这两件事，正是他后来反蒋的重要因素。他还对人说过这样的话：“中国人我最怕的是袁世凯，因为他是最聪明、最凶恶的一个家伙。他把辛亥革命时期的都督不是杀掉，就是赶走，而我却能够把袁世凯应付过去。以前，我以为蒋介石还可以相处，不料他这样排除异己，现在居然逼到我的头上来了。”从这时起，阎就拿定了打倒蒋介石的主意。

1930年1月间，阎为了对他的将领说明自己的意图，曾召集几个主要将领开会。晋军将领的绝大多数都是阎一手培植起来的，都能唯阎之

命是从。惟有徐永昌原系客军，且徐在晋军中是一个较有头脑的人，他的言行影响很大，因此，首先必须坚定徐的意志。阎为了避免外人注意，叫我打电报邀徐永昌和杨爱源来太原开会。当时徐是河北省主席，杨是察哈尔省主席。他们接电后，都即日赶来。徐先到我的家中，见面就问：“有何要事相商？”我说：“你猜。”徐说：“打蒋。”我说：“你猜得完全对。”他便接着说：“对国家说来，刚刚打完仗，不应再打了。对总司令说来，也不利于打仗。第一，不打仗，人们都来捧他，他是爷爷；如果打起来，一定都要向他要东西，他又很吝啬，哪能满足这些人的欲望，不满足，就会恨他，他就成了孙子了。第二，冯玉祥这人，语言和外表极力装作好人，内心却十分阴险狡诈，手段更为毒辣。他惯用痛哭流涕迷糊人心的方法来奉承人；可是一旦有了利害上的冲突，不管亲疏，都会遭到他的暗算。以前，多少人都吃过他的亏。十五年雁北战役后，冯在五原誓师时，我曾劝国民二军的弓富魁等不要再跟他走，他们不听，结果都被缴了械。我因深知其为人，又看到他对孙岳推崇备至，一定不怀好意，因此我带的国民三军就没有跟他去，也就没有上他的当。况且冯的野心很大，在背地里常骂咱总司令是‘窝囊肺’。再者，总司令还软禁了他好几个月，他哪有不恨之理。至于他的部下更是恨咱们老总恨得不得了。如鹿钟麟等常常说要先打倒阎然后打蒋。现在和冯一同打蒋，哪能可靠。在作战的紧要关头，说不定冯又出什么新花样，我们倒蒋不成，反而吃了大亏。至于李、白，相隔很远，他们是不是能打到武汉，颇成问题。韩复榘、石友三多行不义，再过二三年，在社会上就没有这两人的声音了。唐生智毫无实力。刘文辉的川军，从来就没有出来过。刘珍年、白宝山等，都是骗钱的，更是靠不住。如果打起来，这个重担子就全要由咱们担起来，你看这个仗怎么打？我希望开会时你要力主不打。”

当夜10时许，徐永昌、杨爱源、孙楚和我参加了阎召集的秘密会

议。阎首先把蒋介石想用经济手段扼杀晋军的情况叙述了一番，接着说：“蒋介石实在逼得我们无路可走。现在各方面的代表都愿倒蒋，我也有这个意思。次辰（徐的别号）你看怎样？”徐说：“我一来就和子梁（周玘别号）研究，这仗打不得。我并不是怕打仗，因为现在不是打仗的时候。”接着又把他和我说的不能打仗的理由重说了一遍。阎沉默了几分钟之后说：“次辰，你说的也对，但是蒋逼得咱们没办法呀！”徐说：“咱们可以另想不打仗而可以解决的办法。”阎又沉默了一会儿说：“次辰，我倒想出一个不打仗的办法，只有我出洋。”徐说：“你走了我们怎么办？”阎说：“这容易，你们可先对付蒋，如他实在逼得你们没有办法，你们可投降了他。”徐突然变色说：“总司令，你要这样说，你说打，咱就打吧。把我的话取消。”阎说：“次辰，你不要着急，咱们慢慢再商量。”第二天早晨徐找我说：“我看老总已经下了决心，你也不要再提了。”

阎锡山从这次会议以后，倒蒋的意志就更为坚定了。他为了寻找倒蒋的借口，从1930年2月上旬起，就开始了与蒋介石的“笔战”。先是打电报主张礼让为国，要蒋和他同时下野出洋，以弭争端；以后便是双方互相攻讦，电报措词一次比一次激烈。到了2月28日，阎即亲至建安村对冯玉祥表示打蒋的决心，迎冯至太原，商讨共同打蒋的计划，同时将预先拟好的讨蒋通电文稿念给冯听，征求冯的意见。当时在场的有贾景德、孔庚、薛笃弼和我。冯听罢奋然而起，拍案连呼：“痛快呀！痛快呀！这真是一篇理直气壮的好文章。”冯于3月10日离开太原返回潼关后，阎即打电报给蒋，大意是：现已将冯送回潼关，关于冯的事，请和冯直接电商，他本人不再做调人。

阎在这时，一面准备作战部署，一面发出伪称下野的通电。接着就有西北军将领鹿钟麟、刘郁芬、宋哲元等23人发出蒸（3月10日）电，挽阎打消去志，并表示愿追随阎奋斗到底。晋军将领商震、徐永昌、杨

爰源、周玘等 20 余人也联名发出元（十三日）电，坚决挽留阎锡山。鹿钟麟、商震、黄绍竑、白崇禧、张发奎等 57 名将领于 14 日又发出通电，历数蒋介石十大罪状，要他还政于民，化干戈为玉帛。

蒋看到当时的局势对自己很不利，于是派方本仁、何成浚、吴铁城等到太原。何成浚先找到我说：“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再有战事。”我便根据阎的意思回答他说：“只要平津卫戍部队欠饷发清，并且以后按月发放，以及山西省发行公债这些问题解决了，我可保证不会发生战事；不然，就很难保了。”他们见了阎，阎也是这样说的。于是他们三人便给蒋去了电报，并由吴铁城回南京向蒋面报。吴来电报说：“委座承认这些条件，可能照办。”方、何把电报送给阎看，阎表示：必须蒋亲自来电报才算数。过了几天，蒋给阎来了一个电报，但没有对这个问题作确切的答复。阎阅后十分生气地说：“蒋介石毫无一点诚意。”方、何知阎对蒋不满，便和阎说：“我们回去再与委座谈谈这个问题，看看情况。”便回到南京去了。

阎与各方面联合情况

各方面对蒋介石不满的人物，因看到阎、蒋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，都纷纷派代表至太原劝阎倒蒋，并一致表示愿意拥护阎为领袖。阎看到时机已到，就把各实力派的兵力详细地加以研究，他认为联合起来要比蒋介石的兵力大一倍多，准能打垮蒋介石。于是他就下了打蒋的决心。

在劝阎打蒋的各方代表中，以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和桂系代表潘宜之怂恿最力。薛所以力劝打蒋，意在救冯离开山西。因为薛常和我谈及如何把冯放出来的问题。我深恐阎上了这些人的当，曾对阎说：“你不要听这些话，冯这人极不可靠，你忘了方顺桥的事吗？这仗是打不得的。”阎说：“你不能老是看过去。要知道蒋介石几次要收拾冯，冯对

蒋恨极了。现在要是和我共同打蒋，这是他求之不得的，他一定会竭尽全力。并且他好贪眼前的小利，只要我们在物质上能满足他的欲望，哪能再生半途捣乱之心呢。他固然很狡猾，打完蒋以后，可能会捣乱；但他是个老粗，没有远见，我自有的方法对付他，你不要多虑。”

石友三自从脱离冯玉祥投靠蒋介石之后，因蒋要分化他的队伍，便率部离开安徽，把队伍拉到河南新乡一带，与韩复榘靠拢在一起。及至听到阎锡山要打蒋介石的消息，他就派代表到太原取得联系。阎以石的实力相当雄厚，并且认为石在新乡，正当要冲，若联系不好，将来打蒋时就会有不小的障碍，于是派赵丕廉前往与石拉拢，并对赵说：“石如要款，你可斟酌答应。”赵与石接洽结果很好，对石所要的款项，当面许以80万元。赵回晋向阎复命，我适在场。当赵谈到许石的款项时，阎很不高兴地向我说：“咱们的代表一到外边就做起皇帝来了。”意谓赵许石之款太多。并斥赵：“你先回去罢。”石见赵回晋后迄无信息，很是生气。过了几天，阎恐石有变，又另派代表与石联系。韩复榘知道了这段经过，即派刘熙众见石说：“你已与蒋决裂，不能再和阎翻脸，你应派个代表和我同去见阎商量打蒋之事要紧。”石认为很对，即派毕广垣同刘到了太原。与阎商洽的结果，阎委石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，并给开拔费50万元，刘春荣部也归石指挥。为了叫石友三卖力气打仗，以后又许他以山东省主席。

驻以河南的刘镇华部，也还有不小的兵力。自从刘本人离开队伍后，所部即分由他的弟弟刘茂恩和他的部下万选才带领。阎为了争取这部分力量，把河南省主席许给了万选才。原来阎与刘镇华有旧，论关系和实力，都应该派刘茂恩为河南主席。但是阎则认为，万选才是个老粗，实力又小，容易摆弄，刘茂恩实力大，心眼多，如再让他当主席，恐将来弄成尾大不掉之局。阎自以为这样办很是得计，可是他没有考虑到由此引起的恶果。

驻在安徽亳州一带的孙殿英部，也是阎争取的对象。阎为了对孙表示好感，首先将因盗陵案押在北平的孙的部下谭松艇释放出来，以后又将安徽省主席许孙。

此外，阎对驻在河南的任应歧，驻在山东的高桂滋等都取得了联系，并且拉了过来。驻在豫南的王金钰，原系孙传芳的旧部。这时孙传芳正在太原活动，阎很想拉王以为打蒋之助。但是，王金钰认为阎不能共事（1929年阎在郑州督师讨伐唐生智时，王几次见阎，阎对王迄无真诚表示），故未能争取过来。

阎对各方面联系成熟之后，又主动地将拟妥的讨蒋通电稿送请张学良征求同意，并请张署名后由沈阳发出。当时阎曾对我说：“张汉卿可能同意照办，此电如能由沈阳发出，力量就大得多了。张能参加打蒋，咱们既无后顾之忧，又能增加一股很大的生力军。”正在这个时候，忽然赵戴文持蒋介石亲笔信由南京赶到太原。当时赵是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。蒋见方本仁等对阎拉拢没有成功，故派赵返晋，想从阎的内部进行分化瓦解活动。赵至太原，立即见阎，声色俱厉地对阎说：“听说你要造反，有这事吗？”阎说：“次陇，你干么这样大的火，坐下来慢慢地谈。关于讨蒋的事，是大家的意见。”赵没等阎说完，就打断他的话说：“委座（指蒋介石）率军北伐，业已成功；统一了中国，威信已孚；他是政府，你们是他的部属，你要领头打他，这不是造反吗！”贾景德和薛笃弼不知赵来，有事见阎，甫进门，赵即气势汹汹地以手杖指贾景德说：“我听说全是你怂恿总司令造反，以后你再说，我要拿手杖打你的头！”贾、薛见势不妙，赶快退出。赵接着说：“委座正在治理国家大事，全国人都很厌战，希望过太平日子，你这样做，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？再者，我在南京一年多，深知他的内部对他信仰很深，已经成了铁桶子，军队力量也很强大。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，这不是乌合之众吗。这些人见利则争，见害则避，打起仗来，哪能靠得住。你要打他，不是

自取灭亡吗！你看，来太原劝你的这些人，多半是一些流氓政客和失意军人，你怎能听他们的鬼话呢？这不是叫他们把你迷糊透了！”阎听了这些话，讨蒋的决心便发生了动摇，于是电告张学良暂行停发通电。张学良不知阎在捣什么鬼，就派他的秘书长王树翰到太原察看动静，并表示自己对国事息事宁人的主张。阎当时对张缺乏尊重。王树翰在太原了解了阎的真实情况向张报告后，张认为阎是在拿他耍着玩，对阎深致不满。特别出乎人们意料的是，阎锡山和赵戴文见面之后，竟然在山西日报上发表了“我听了赵次陇的话，才大彻大悟”的谈话。

晋军各将领见阎如此举动，都惊疑莫定，认为一定是赵戴文的一番话把阎说变了心。我曾问阎：“这是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这是缓兵之计，是应付省党部的。省党部见报，必然告诉蒋，这就会稳住他的心，不再作积极准备。”我听了这些不成理由的话，也不便再往下问。这时，各将领均纷纷议论此事，许多人深恨赵戴文替蒋作说客，以致动摇了阎的决心。但是大家对阎也拿不出什么好主张。徐永昌比较有见解，他找我说：“赵次陇实在误了阎的大事。这回分明是蒋介石先以造反的罪名打动赵的腐儒之见，阎居然上了蒋的当，决心发生了动摇，我很着急。阎、蒋既已决裂，势成骑虎，如果叫蒋给吓回去，也太窝囊了；无论对内对外，他的威信都要一落千丈。况且蒋介石早已抱定消灭阎、冯、李等各大实力派，以实现他的独裁政治的野心，我们若是这样软下来，蒋必得寸进尺，各个击破，我们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我看现在打起来，纵然失败了，还可以退守山西；如果在双方打得精疲力竭时，讲和也容易。况且我们不一定失败。他为什么不在这些方面多考虑考虑呢？我是新媳妇，不好说话，还是由你力谏才好。”我听了这番话，也有了主意，便向阎陈述了徐和各将领的意见。阎深为动容，随即召徐进行了详细的商讨。

这时，有些各方面来的代表们也对阎辟解说：“赵次老是一个十足

的书生，蒋介石表面上对他恭维备至，连走路都予以照顾，如出门口和上下台阶，蒋必亲自扶持，赵次老受宠若惊，早就迷糊了。他不晓得这是蒋惯于使用的虚伪手段，所以他对蒋也就忠心耿耿了。蒋的内部情况，决不是铁桶子。除了少数嫡系以外，都是同床异梦；至于那些杂牌军队，更不会为他卖死命，千万不要再犹豫。”阎至此才拿定了打蒋的最后决心，随即发出通电，宣布讨蒋，并下动员令。

这时，阎已不便再请张学良在通电上署名，深悔赵戴文贻误了联合张学良的大事，他说：“唉！次陇早也不来，晚也不来，偏偏这时来，太不利了！太不利了！”只好派薛笃弼、贾景德等前往沈阳向张学良解释。但蒋介石早已抢先派遣吴铁城、何成浚、方本仁等到沈阳做了多方的拉拢工作，而阎所派的代表根本不受张学良的重视。

战争情况简述

阎锡山将讨蒋通电发出后，反蒋各方将领即联合发表通电，拥护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，冯玉祥、李宗仁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。阎于4月1日发表就职东电，并在石家庄设立总司令部，我以总参名义兼任兵站总监。

阎锡山由于抱着争夺国家元首的野心，所以在这次战争中就拿出了他的全副资本，首先是把晋军的全部兵力都动员起来，参加了战斗。除了将平汉线作战任务交与西北军担任之外，将陇海线正面的作战任务和津浦线的全部作战任务，都由晋军承担起来。兹将陇海、津浦两线作战情况分述于下（平汉线战况，因另有专题叙述，不再重复）：

陇海线方面

徐永昌任陇海线总指挥，杨爱源任副总指挥，指挥孙楚、杨效欧、